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英] 约翰·勃雷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 其救治方案

或

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

[英] 约翰·勃雷著

袁贤能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英〕约翰·勃雷著
袁贤能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5

1959年9月新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70千
印数 6,300册	印张 7 ³ / ₄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94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原序	1
引言	5
第一章 人类所受的迫害及其根源.....	13
第二章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基本原则.....	25
第三章 个人与国家繁荣所必需的条件.....	40
第四章 忽略基本原则的后果.....	56
第五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级对政府的负担.....	70
第六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级对社会的负担.....	85
第七章 现在所坚持的各种救治方案的无效	101
第八章 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	115
第九章 制度变革中所存在着的困难	129
第十章 货币的性质和用处	146
第十一章 一种社会运动的一种纲要	165
第十二章 现在的制度和财产共有制度的对比	189
第十三章 政治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变革的两种态度	207
結語	226

原 序

無論在什麼時候，倘使在人事里边有了任何一点危机，一定有一些人，不待你去請教，就会像教士宣道一样，諄諄善誘地，將現在的一切粉飾得好好兒的。他們對於現存的制度和行動方式的革新運動，總是要不遺余力地而且詭計多端地予以打擊；並且對於明白的人是用理智去說服，而對於懦怯的人則用恐嚇的手段使之不敢作聲並且還乖乖地忍受所加於他們身上的一切災禍。這些恐怖分子們，既然是屬於同一的階級並且又抱着共同的目的，所以就都有了一種企圖，要使人民相信現在的一切，幾乎都是好到不可能再好的地步了——凡是他們所忍受的區區災禍，都是人類生存的必然後果——他們替政府所負的重担，是可以一步一步的和不知不覺的改善方法來減輕的——現在社會的階級高低所引起的貧苦的和受壓迫的人們所以如此不滿的情緒，本來就是常常存在着的，所以在任何時候，也是必須存在着的——並且各生產階級要想干預這種“自然的社會設施”來改進他們自己，一定是會遇到最不幸的後果。

不管這些人民的朋友們的賢明的忠告和憂郁的預言是怎樣的，人民群眾却是一直不停地盡了他們所有的一切力量，通過政治的會社和各種行業的工會，來改變現狀，並且要替他們自己保留着每年都是循着現存慣例從他們身上取走的大量財富。可惜各生產階級的人們，因為在主觀上覺得正義是在他們這一方的，所以一直

只認為目的是比手段要紧；并且迄今尚未达到目的的理由，也只不过是因为手段沒有准备好的緣故。人民群众早已就在爭取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平等，是可与理性和正义一致符合的，或者也可以不一致的。倘使是不一致的，那么就会有一班人，因为他們的普通权利和特殊权利是在平等的幌子下被人民所侵犯了的緣故，一定会将人民群众的無知和过失，一一都揭露出来的。但是这样的权利平等，倘使与人力所不能轉移的有关真理和正义的原則是一致的，那么人民群众就将义不容辞地，全盘地，和不容迟疑地来爭取它的；并且也不宜一点一点的向人恳求那些應該是毫不犹豫地立即移交給他們的東西。

在政治問題上所存在的意見紛歧和在單純的政治平等方面所見到的种种不正常現象，仍是需要更多于已經提出了的証据，以便决定任何一种特殊的政府救治方法的效力，是否能够达到其所欲达的目的。生产階級的第一大目的，就是要，憑一种从基本原則出發的推理和用一种以理論与事实作基础的严格比較，获得这样的証据和一切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的前提。倘使他們对于原則的知識一直不是这样缺乏的話，那么現在对于很多在枉費力气的伸冤雪恨的奋斗中已經受到摧毀的强大政治和各种行業的联合組織的命运，他們也不必去痛哭哀悼了。除非人們能将一切原因都找出来并且都消灭干淨，人們就永不能逃避一切后果的。無論我們用这种研討所得到的結論是什么，或者是关于某几种政府改革的优越性方面的，或者是关于現在的社会制度的性質是否适当方面的，我們的这一番探討对于真理总是有貢獻的。我們对于沒有人知道和不能解析的东西在暗中摸索的無知行动，亦常湊巧撞到了多年的辛勤和有一貫計劃的努力所不能發現的真理。

凡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是休戚相关的，不管是从現在的状

况来看,或者是从将来的远景来看,社会上就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比生产阶级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也没有其他一个阶级是这样迫切地要负起寻找真理和顾到将来的使命。生产者正像经济学家们所说一样,因为是临于“在生存的边缘”,亦即,正像他们之中成千成万的人一样,生存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之中,所以他们对于冲打或撞击现在社会设施——政治方面的或商业方面的——的暴风雨,只好百依百顺,并且他们所处的地位正是适当其冲。任何一种情况,既然要影响到某一阶级,也就要以加倍的力量立即就反影响到生产阶级身上——社会的任何部分,凡是受到任何一点损失的,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阶级来弥补的。生产阶级的人们,既然是落在这样的处境中和地位上了,所以一切都得仰赖那些对于他们是毫无一点同情心的人与阶级了,当然他们也就自作决定,到底要不要设法改善他们的现状并且还要找出到底什么是达到改善目的的特殊有效手段。每年和每日的经验就告诉他们,虽然他们对于造成现状的主导原因的知識是受到限制,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并不少于那班一直就自命为监管和指导他们的人。盲目服从已成的权威和习俗的时代,已经是在消逝了;因为一切重要的事件,凡是人所知道的,都已足以说明一般统治阶级,对于这些日益昭著的伟大真理和原则,根本就不能有所体会,并且也完全是应付乏术,指导无能了。

倘使生产阶级希望能够一帆风顺找到一种救治良方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在足迹没有到过的道路上进行,而不为这样孜孜不倦地一点一点灌注到他们心里的观念所束缚,以为他们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并且现存的习俗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生产者的人们,作为被有钱的统治阶级所压迫的人而论——姑且不论他们现在的地位就是贫困的被统治阶级——对于已成的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說

法，可以置之不理；他們只須決定是否能够将一直使他們貧困的社會整体以及因為他們的貧困而压迫他們的政府部門都改变过来就好了。至于那种必需知識的获得，只能是立即求之于各种基本的原則了。在一位作了种种努力来支持現在的制度的人的話里边，我們現在的处境也正是“这样的情形，倘使人民能看得到的話就是为了在原則上运用信心”。在最近的将来仍旧还是黑暗的和变幻的，而最后的命运却已注定是光明的時候，到底什么是真的和唯一的智慧呢？不要向云雾和四圍的密林东望西望，也不要呆立不动地害怕路上将發生不測之灾；而是要从伊甸園的大門后边一直看到天堂的大門前面，并且要紧紧向前靠攏，抓住一定的将来才是。一个人在他的政治生活里边，正像在他的道德生活里边一样，在墮入愚昧無知和他的判決易于迷誤的時候，就应全心全意照着一切的原則去做，才是万全之計；于是他就可以不因敌对的力量而受到压迫，不因不測之灾而感到威胁，不因沉重的負擔而失足。

引 言

“并且当这些事情即将来临的时候，就向上看罢，并且抬起你们的头来；因为你们得救的时候就来到了”。

倘使观前可以知后，倘使时代的讯号已经作了大乱大变的警报，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就无可置疑地对我们作了一个说明：强权与公理的最后冲突的时候就将到了。让四千年来人类所受的迫害来证明，现在就是这桩事情发生的时候了；让劳动人民的千千万万的受逼难的儿女们的苦痛来证明，现在他们就要使他们的羁绊终归消灭！

按照一切的事理来说，有果必有其因，虽然有的因是隐蔽着的，或不易发觉的；而且在一切的原因中，其最主要者莫如那些原因：就是这些原因，它们产生了普遍的贫困与不满，现竟遍及整个的世界，而且在那些自称为文明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各色各样的改革方案，虽然也已经一再提出过了，试行过了，和推翻过了，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对于这种反常的社会情况，根本是无法改善的。已往的种种失败只能表明整个的世界——世界各国及其政府——对于蹂躏人类已有这许多时代的绝对大罪行的根源与性质，简直还是全不知道。

在地球上的一切国民之中，联合王国的人民乃是受害最深，而且应该是最需要救治的。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情绪。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是平安无事的，而且都有一种忧虑

不安的感觉——一种噩耗或变革的预兆——渗透了富人和贫民——蹂躏者和被蹂躏者——的胸怀。

不管社会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它是不能有所异于现状的，无论是从它的组成各部分的性质来看也好，或再从久已就在这些部分上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情况来看也好。总之现在的情形，对于横行霸道和专事勒索的人们来说，确要使之惊骇失措了；但是对于一般正人君子 and 勤劳的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决不会见到前面有什么可使他们恐怖的事情。

生产阶级的人们，在千方百计专为他们着想的各色各样的救治方案之中，都被弄得迷离失措了。他们所有的救治方案，就数目论，并不少于他们所受的迫害——满可以一比一，但是大多数的救治方案都是没有一点用处；因为它们都是仅仅根据一时所遇到的情况，并不根据有了广大基础的大原则而来的。今年的对症良方，到了明年，就无济于事了；因为用这种良方来治的病症，或者已经转移阵地，或者已经变成是次要的病症了。

我们所需要的，决不是单靠政府的或某一特殊的救治方案，而是一个普遍的救治方案——一个可以用在无论大小的一切社会罪恶与病症上的方案。生产阶级的人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永无止息的劳役——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被逼迫的无所事事——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的穷困——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的困苦，愚昧和过失，一切就因那样的劳役，那样的无所事事，和那样的穷困所造成的。

虽然这样的一个救治良方，似乎是很难找到，可是今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一切科学现在还是未臻完善，尤其是一切科学中的政治学，亦即人类管理的科学，虽然是4,000年来供人公开检阅的巨著，可是人们对它是最不了解。人类

进步如此迟缓的理由，就是因为政府的形式（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社会的制度，和社会的状态等都是持续不变且使继起的后代都承继了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人们通常总不去追求事物的基本原理：他们都是就其所见所闻，来了解这个世界，并且只能看到他们自己国家当时的社会状态，政府的形式，或宗教信仰。但是人类智力的幼稚时代正在消逝，人类的思想将要飞黄腾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倘使人们的视线常是限于欧洲的里程碑，那么新大陆美洲就仍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地越过包围我们的既成事实的界限——这种界限使人坐井观天，只知智力和体力生活的较低劣部份罢了——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并且获得那个理所必然，势所必至，又大又美的人类乐土。

其他一切科学只不过是政治学的阶梯罢了，它们都是能够增进一个人的知识，无论是有关他自己的，有关他的各种能力的，和有关他对外界事物所处的真确地位的知识。倘使一个人的心有所遵循，那么一切的事，那里会有做不成功的呢？还有什么具体的事物，能有更伟大力量的属性呢？可是还有什么东西是更为软弱可怜呢？我们可以与天文学家在宇宙里飞腾，并且看看各个的太阳系及其所属的诸行星和卫星，沉重严肃地在无限无边的太空中转动；我们也可以同地质学家回到有史以前的时代里去——那时我们的地球在空间里占着一个不同的位置，居处着形状不同于现仍存在的各种生物，还不知有人存在，更不知他的种种罪恶和种种愚昧的行为；我们可以同历史学家一直前进，从过去人类有记载时开始直到现在为止，并且可以在自有人类以来就给人们带来灾祸——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屠宰场沾满污秽齷齪——的种种信仰制度和政府形式之下考察人类；我们可以同化学家一样来分解具有物质现状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链条，并且可以从这一堆残物里

产生新創的东西并予以新生的性質和形状；我們可以同解剖学家和哲学家研究肉体 and 心灵的存在并考察精神与物質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外界情况对于它們的影响；我們可以看到人类的各色各样动作，并且能够發現此种动作的各色各样的动机；我們似乎可以重温过去时代——我們自己曾犯过罪，也曾对犯罪者作过审判，并且也曾作过判决。我們既然这样地，有了一切从过去的时代以来，就累积起来了的知識与經驗来作向导，并且有了从一切过去的时代以来就累积起来了的錯誤和苦难来作警告——我們已經受了历史精神的感染，同时还很熟悉历史的事实——那么我們还有什么是没有准备而不能达到目的呢？

人类的一颗不倦的心永無止息的在寻找着至今尚未寻到的东西——幸福。虽然这一个一切人类努力的最为归根結底的目的迄今尚未达到，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裹足不前，坐以待毙。人身的組織的完美是可与他所知道的任何动物相比的，但是他的智力却是远远超过我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动物。倘使人类所有的力量和屬性，竟無法除去这許多时代以来人类世世相承的苦痛和不满，那么在和諧協調和日臻完善的造物間，就有了一个不应有的缺陷了。要說在快乐的宇宙間只有人类是命該悲伤和吃苦的，那是对上蒼和至善的万物主宰犯了卑鄙毀謗的罪行！

倘使人是不能进步的动物好像在他四圍的走兽飞禽一样，倘使他只有固定的和不变的本能而没有进步的 and 能够逐步提高的思考，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也就不必去改变了。人类的社会从开始到現在必将是一色一样的了；并且在人类存在的时候必将保持着一致不变的状态了。但是人类不能是这样不进不退的；他是一个会思考的，所以亦是一个会进步的动物。凡是一代的知識和經驗都能傳至下一代的；而且正像一个40岁的人必定比他在20

岁的时候有了較多的知識一样；所以整个的世界，自有人类之后又再过了4,000年的时候，其所累积起来的知識必較只过400年后所得的知識为多，知識只不过是累积的事实；智慧乃是一种技术将这种知識应用在一个真正的目的上去——促进人类的幸福。虽然人們可以有很多的知識而無一点智慧，但是缺乏知識者則必缺乏智慧。現在这一代是有了4,000年的累积經驗和知識可以發掘；所以这一时代的人們，因此能够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方面，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代，确是能够做得更高明些。

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如此，并且他的能力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考虑一个社会变化正像一个政治运动一样，無須惊惶失措。倘使一个社会变化是巨大的，那么所要鏟除的病症也一定是頑强的。在整个宇宙的任何一处，从最巨大的行星到单独的原子，都是永不止息地在变化着的——靜止的东西是沒有的——不进不退的东西也沒有的；所以要說种种政府制度都不需要改革——社会制度不需要改变——那是荒謬絕倫的說法，正像一个成年的人还說他須穿上他在襁褓时所穿得正好的裹身衣，并且在成年之后还爱玩玩他在幼年时所爱玩的玩物一样。

社会的各种形态和政府的各种形式都是由于世事变迁所强加于人类身上的；并且某一种社会形态和某一种政府形式，只能在某一国家的历史中的某一时期內存在，而且能适合当时的需要，但是到了后一时期，那就不容再存在了。难道現在还有什么人情願回到带着那种样兒的社会形态，和那种政府形式以及那种信仰制度，正像当时存在于大不列顛的特魯依特人 (Druids) 或羅馬人 (Romans)，或撒克逊人 (Saxons)，或諾曼人 (Normans) 的时候一样么？現在有什么新教徒 (Protestants) 还願意使旧教 (Catholicism) 最光荣和有势力的日子及其对殉道者的鮮血用迫害的烙印去烤干的日

子再复活么？一切这些变化就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进步的表现；而且它们都是来得很自然并且是不可避免的，亦非政府或个人所能控制的。旧教是承繼异教 (Paganism) 而起的，新教則来自旧教之后的，并且现在还有对^新旧二教另倡^异議者的；并且由这些变化帶給过去的人民的一切罪恶，正像刻已临到現在世界各国的苦难一样，完全都是因为执掌大权的人們濫用职权違反天命之过，而他們对于屬民則不許逾越一步。并且一切的財宝都浪費尽了，并且一切人类的鮮血都流尽了，一切的迫害，和刑罰以及一切作乱罪行的發生亦無非是要人类及其制度不得前进——試問以上一切有否达成其所欲达的目的呢？讓我們到历史里去找解答罢——从現在的日子起一直看到我們的一切祖先的日子止，試問在那許許多多旨在阻碍改革的强有力的企圖之中，有那一个是成功了的。

自有世界以来，人类还未曾有过一个时期，好像現在一样，可以有了好好的准备来改变社会的組織；并且沒有其他一个国家，好像联合王国一样，有了这許多的便利来开始改革并胜利完成。形形色色的情况，对于其他各国的影响，並沒有如此之大，但是对于我們却已将有所收获。我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人挑着更大的重担——我們孜孜不倦的勤勞，仅使我們勉勉强强的挑起这个重担和維持生活。我們比任何別的国家有較多的固定資本，亦即过去累积的劳动，体現在公路，铁路，运河，工厂，和各种机器里边。我們的人口众多并且有优越的交通工具。論起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么我国人民的政治知識和初步团結并不下于任何其他国家。全体的生产者与大部份分配到財富的人們，現在是呻吟于多少世紀以来的政治腐敗和管理不善所累积起来的弊害之中。他們已經用尽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方法来爭取救济和伸雪，但是他們老是被出卖和失望并受到是非不明的欺騙。虽然如此，人們到底还是能从

暴君看到暴政——从結果看到原因。这样看来我們現在所处的地位，对于社会的变化和人类向最高命运的推进，实在就可以当作一个預言。

人們受了極大的迫害之后，才能想到極大的改革。当他們是安于現狀的时候，姑且不管好坏，总是不会去想—想将来会有什么变革的：他們总不願稍稍放弃一点确定的好处来換大大的不确定的利益。在联合王国的人民正是比較的比较的以他們的享乐資料为滿足的时候，他們既不去想想社会的状态，也不去想想政府的形式或人民的权利。既然現在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它的自然結果，既然工作愈来愈重而报酬愈来愈减，人們就开始要想到这一桩事了，并且还要設法补救。至于現在，因为生产階級的情况已是坏到任何变化亦不能使之更坏的地步了，所以他們已經有了思想准备，几乎要采取任何能够予以补救的改革方案了。

我們最后已經到了極大变革的發生只能帶給人民大众以最大利益和最小損害的那个正是其时的时候了。現在的人民是非常开明，能够平心靜气地对紛乱的社会秩序进行改善；并且不会因为久已受苦和失望而瘋狂盲动，以致加害于迫害他們的不幸禍首，并且进行不加分別的全体屠杀。在先前的时候，我們对于这样大的社会改革还觉尚未成熟；并且我們对于現在存在的禍害，若仍任其自流而不加矯正，那么，归根結底，将来总有一个不会这样平平安安秩序井然地在进行着的运动，而将是个可怕的騷动，并将格杀勿論，同归于尽，那怕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爱国者也罢，暴君也罢。

劳动現在要爭取平等权利的广大原則——不但是在联合王国的劳动，而且是在法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劳动。这一原則将要为一切国家的人，一切顏色的人和一切信仰的人所采用。我們

对于那个在一切时代里吞沒了一切国家的人民的大敌人必須原形畢露和一絲不挂地予以察驗；并且我們将会找到怎样克服和鏟除这个敌人的势力的方法，亦即唯一的方法。所以讓劳动大胆無憂地来作战罢。

第一章

人类所受的迫害及其根源

“我們有众多的人民，但是我們缺乏力量！我們有良田美土，但是我們飢寒交迫！我們是活潑勤勞，但是我們一貧如洗！我們付出極大的貢獻，但是我們要受警告以为献納不够！我們对外是和平，但是在本国里面我們的身體与财产都不安全！那么，到底什么是吞沒我們的暗敌呢？”——帝國的灭亡。

在一切所謂文明国家里，那班疲劳不堪而且是受压迫的人民們，世世代代总是这样的發問。对于这个問題的解答，已經是多得数也数不清了；但是我們——不妨算是提問的一班人民——仍旧是工作过度，而且是一貧如洗，仍旧是挑着重稅的担子，仍旧是一个暗敌的奴隶和魚肉；对于这种情形的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發現，或者即使是已經發現，我們仍是受了什么阻碍而不能利用它。在我們未能确定是否已經有了这样的一个方案时，当然我們不但應該先認清一切對我們的迫害，同时还須知道它們的性質和根源。除非我們是这样的从罪恶的根本原因着手，恐怕我們所能做得到的，只不过是除一弊而又招一弊耳。

人类的全部历史，自有人类起以至于今，乃是一个罪恶、流血和受苦的长长紀錄。人們一直是受人类同伴的迫害，并且一直是

在寻找救治方案；但是不管他们一直是在那里活着，不管他们一直信奉什么教，不管他们一直成立了什么样的政府，他们的寻找，一直只能是得到同样的结果——所用的手段一直是不能达到其所欲达到的目的。全部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一切希望和幸福的丧钟罢了。

在各个时代里成立的种种政治和宗教制度之中，我们并没有发觉任何一种政府形式或信仰制度，不是屡次更改和屡次修正的，革命和革命的事故是常有的。但是这些变更和改革，从未触及社会制度的本身；它们只不过将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次要弊害稍稍减轻或者予以修正罢了。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各色各样的情况，能够使人听其摆布；在某一个时候他是一个无知的和不受管束的野蛮人，在另一个时候他是一个文明而且极其儒雅的野蛮人的共和国里的一个公民，再又在一个时候他是一个暴君的奴隶，时时在恐惧中过日。他曾是没有宗教，他亦曾有过宗教，他还有过轮换着的各种宗教——虽然经过这些变迁，但他仍是一个同样不安与不满足的人——他已经做过各色各样的人，但不是这一种人，亦即上苍所授与他的才干要他去做的人。世界各国的大众人民，一向都是同样地贫穷，悲惨，和受迫害，无论是在共和政体之下也罢，在君主政体之下也罢，不管是在少数人所形成的政府之下也罢，在多数人所形成的政府之下也罢，都是会使人怀疑到吞没他们的暗敌，并不单是政府的形式；所以单是政体的改变，并不能毁灭这个敌人。

有人以为我们并无任何弊害可除了。换言之，就是生产阶级的人们所受到的苦痛，都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后果，并且是无法救治的了。但是专靠两手谋生的人，那里会感觉到他所忍受的迫害与损害都是不应该的并且都是可避免的呢？这些迫害和损害难道不是好像用铁笔铭刻在人的心上了么？难道每一个国家的劳动阶级

不是像牛馬一样，非但是沒有心脏，并且是沒有灵魂，只是听天由命一直工作到死为止么？难道由于沒有脑筋的驕傲而想起来的一切对人污蔑和厭恶的話語，不是堆积如山似的了么？难道劳动的外衣不是愚昧，耻辱，或沒有政治权利的象征么？倘使要收稅了，一定是工人們来繳納的；倘使要开战了，一定是工人們去打仗的；倘使所頒布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他們也必須唯命是听；倘使他們对暴政略有怨言并且是敢抵抗，他們就会像猪狗一样遭到屠杀！他們的骨髓和他們的孩子的生命的血都是为过分的劳役所耗尽了！

我們怎样会到此田地呢——那些無愧为这一偉大国家的生命和灵魂的人們，反是这样的被人踐踏、蔑視和污辱？他們都有会思考的头脑和会动感情的心以及能工作的手。他們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力量偉大的团体。只要他們有了决心，任何事情都能做成，不管是好的事情也罢，坏的事情也罢。他們既有如此偉大的力量，何以他們是如此軟弱呢？理由就是如此——他們的軟弱，就是因为他們沒有团结起来；他們之所以沒有团结，就是因为他們对于誰是吞沒他們的敌人問題，意見尙未一致；他們是不知怎样去消除一切對他們的迫害，因為他們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改革方法。他們并不是沒有去找救治，可惜都是在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寻找。他們曾經在那些存心不正专以压迫他們，分散他們，和引导他們走入歧途为能事的階級那里寻求協議和幫助。他們一直是不加思索地随声附和这一位或那一位不事生产的人的意見，或者这一位或那一位国會議員的反对意見，或者又是一种不同意見在这一家報紙或那一家報紙上所發表的；并且这样就使他們誤入歧途，专在与他們所受迫害的原因脫节的而且是毫無力量与价值的方法上寄以改善的希望。他們不应再是这样地像小孩一样，听人随便指揮；而是應該立即向前出發，要用冷靜的头脑和坚决的意志来获取仅能由他們

自己的努力奋夺而来的救星——無論是政治方面的或者是在社会方面的都是如此。

那么到底什么是吞沒我們的暗敌呢？它就站在我們面前，像一株大树，树根又深又广地滿布于劳动的泥土里边，吸取了一切生命和健康的雨露，而且使它的父母和生产者乏力和貧困。我們要除去这一个仇敌。我們將有什么可以推荐和采用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我們現在是否要一劳永逸地徹底鏟除它的毀灭性的作用，将它撕得粉碎呢？不，有的人說，“斬掉这一条树根罢”。又有些人說，“斬掉那一条树根罢”。有些人叫我們去掉高高在上的那一树枝，但是另有些人又指着下面的另一树枝。生产階級的人們因此就在日常見聞的这些自相冲突的意見中搞糊塗了，而且虽是常常寻找，却是永寻不到。由于这一种墨守成規的教育制度迫使我們采取的偏狹見解和致命成見，几乎已經使得我們不能看清，也不能知道，劳动的仇敌的整体，虽然在我們之中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或看到某一部份的雕零作用或殘缺現象；因为我們的仇敌，好像印度人的三面神一样，^①不管我們从那一面去看，都能見到一張不同的面孔。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就是要立即奔向那些第一性的原則。我們的討論不可受到那种限制，以为各色各样的利害，都是由于政府有了各种特殊形式的結果，并且我們也不可以为君主政体和貴族政体就是我的唯一大敌人和一切弊害的創造者。讓我們的眼光再放大一些，并且一直就看到政府本身所以产生的根源在那里，这样我們很快就將發現，一切只不过是一棵人类罪恶的大树的枝节罢了——它們只不过是这个大敌的爪牙，借以掠夺劳动的

① 印度婆罗門教信徒們相信吠陀經典(Veda)所述的一种哲学。广言之，它与汎神論(Pantheism)頗相似，就是世界的唯一真神，并不在世界之外的而在世界一切事物之內的。它是一切事物的精神基础，决定一切事物的存亡兴衰。

成果。虽然我们称之为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但是每一种政体的属性是相同的，每一种政体的目的也是相同的，每一种政体所加于劳动阶级的迫害也是相同的。追根求源，我们就将发现任何政府形式，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迫害都产生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产生于現仍存在的私有制度。所以立即永远消灭現有的不公平和罪恶，必須徹底摧毀現时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符合于公平和人类理性原则的制度。

“权利平等和法律平等”早已就是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斗争呼声了；并且他们都曾希望和期待专憑政府的变革而达到这个目的。权利平等和法律平等是什么意思呢？这几个字的本身就很清楚的表达它们自己的意义了；可是我们几乎从未见到一个句子，曾經是从这許多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并且使之有了这許多不同的意义。有些人以为平等权利的意义，只不过是应该实行普选，投票选举，议会自由入席。另有些人，确是較近真理，以为必須完全推翻君主政体而且成立共和政体。有些被公認为主持公理的人，以为合众国的政治制度乃是我們的完美模范；他们还告訴我們，只是在这种政府形式之下，我們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个问题，一經研究，就会使我們相信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级，仍将留存于像現在一样貧穷，愚昧，和困苦的情形中，即使他們是得到上面所述的任何一部或全部的政治变革。一点也不会錯，一切的历史，根据十分可靠的經驗的考驗，就可証明这一事实。讓我們考查前代的記錄——讓我們看一看古代和近代的共和国——包括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試問在各种政府形式和各种信仰制度的任何一种之下，我們曾否享有过平等权利和平等法律呢！我們永未有过，因为在所有不平等和阶级分成等次——这种社会情形老是存在的——的情况之下，就没有什么平等之可言了。平等与不平

等按照二者的不同性質，是無法調和的。

虽然依照一切善良的人所希望成立和享受的那种平等的原則去做，政治权力就是由人民掌握，亦不能因此使权利平等；因为平等权利的享有，必須有普选作伴，而普选則既不一定有平等的权利作伴，亦不一定能产生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平等的权利并不是意义相同的。二者之間所有的差別，正像某一样东西与代表某一样东西的那个字一样。

要研究政府制度，我們必須从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来判断制度的效用，正像我們是从制度所由以成立的原則来判断制度的性質是否公正一样。倘使根据人类認為是平等的原則而成立的制度，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且予社会以弊害与苦难，那么我們就可以肯定这一平等原則是不好的，不然我們也应拆散这种狼狽关系。合众国的政治制度是根据权利平等的大原則而来的，而这一原則，按着事理來說，一定是很好的。但是这一原則，却未必是仅仅因为人們都認為是公正的緣故，就發生实际效果。我們以为合众国人民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只不过是在想像中有之而已。在他們之中，也和在我们之中一样，权利是不平等的，因为他們都是像我們自己一样，也分成为富人和穷人，分成为资本家与生产者，并且也是像我們一样，生产者都供资本家逞凶肆虐。人类所不可缺少的阶级——劳动阶级——的情况是到处皆同的；因为在一切国家之中，社会是建立在同一原則之上的；并且仅仅是从有了现在的制度——即是从社会分成雇主者与被雇者，亦就是不劳动者与劳动者——以后，才产生了一切对劳动的迫害。美国的工人正像英国的工人一样，成了整个社会建筑所賴以成立的基础；他們都是同为貴族和商人——掠夺者和利潤追求者——的重重叠叠的重担所压，致使陷入泥土之中；并且因为政府的变革并不能阻止社会阶级的

分化,也不能改变阶级間相互的关系,所以这一类的变革,一定不能改正那些自自然然地由于阶级的划分和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祸灾和迫害。不管他的称号是保皇党人或共和党人——这一位的喉管正像别一位的喉管一样宽和一样长——都是貪得無饜的撈錢者。

合众国的公民,的确是由于他們的共和政体,已經豁免了联合王国的君主政体仍旧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难以忍受的重担和限制;但是这一点小恩小惠,倘使与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在这許多时代里一直就馱着的那个重大的社会負担相比,真是太渺小了——虽然这些好处渺小得很,但却不是美国人民所能常常享有的。况且他們現在所以能够免除一些担負,也不是由于他們的政府形式之故,而是由于他們在空間和時間上处于特殊情况之下的緣故。君主政体的幼芽是在美国社会組織里存在着的——它的黑色的和带血的莖現已从社会泥土里长出来了——而且我們可以从通常的世事轉变里,很有把握地就能預料到合众国的将来,除非能够及时改变社会組織来扭轉趋势,就将走上君主政体或寡头政体的道路。一切共和政体的最后命运,不管是古是今,都是这个样子;并且他們的命运也一定是如此,如果他們之間,老是一个是貧一个是富,或者老是一个工作而另一个却不工作。

世界各地的暴政都是一样的;并且都是来自同一根源——社会分成几个阶级。这个滔天大禍挫折了無論是文明人或野蛮人的幸福,因为在一切国家里边,都是有所謂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前者是發号施令的,后者是服从命令的。在一个时候,这一权利不平等的原則,憑着“神权”的名义,恬不知耻地以暴政的形态表现出来,并且公开地取走了被統治者的生命和財產;在另一个时候,它是偷偷地躲着,正像現在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一样,它能使一两个社会阶级,不知不觉地,永不停止地,并且毫不留情地,吸取了劳

动阶级辛苦艰难所创造的财富，使之成为己有。

这是一大迫害，需要一个救治方案；并且我们就将看到的普选，甚至君主政体的推翻以及共和政体的成立等，都不是有效的救治方案。凡是事实上的顽固性，要想用理论去克服，恐将是劳而无功的；并且西方的伟大的共和国所依为立国基础的自由原则的公正和优越，固然是极为人所羡慕的，可是日常所遇到的实际经验，却是无可置辩地证实了这些原则，完全是不为美国人所留意的。美国的有钱的共和主义者就是现在美国的最大恶霸。他们对于自由和平等权利等名词，尚不知其意义何在；因为，美国现在的社会组织可使一个白种人任意处置另一个人的这一种的霸道，现在姑且不去说它，这些共和主义者现在是毫无掩饰地老着脸皮，操纵着二百多万的有色同胞，把他们当作牛马，任意买卖，鞭打和屠杀——他们对于他们的独立宣言及其所说“人类生来就在一切的权利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并且应该常常如此继续下去”的话，完全置之不顾——他们甚至连是否能与他们的宪法的精神符合的一点表面形式，也都置之度外。这种昭昭在目的原则与实践的矛盾，无疑地是财富分配不均的结果；并且在任何国家里边，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样，只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成雇用者与被雇用者，那么这种霸道与奴隶问题，在白种人与黑种人之间，总是存在着的，虽然有的是公开存在的，有的是掩饰着的。

倘使美国人的自由制度是能见诸实践，那么不管是黑种人的或白种人的奴隶问题，根本就不能在美国存在了。但是这些制度所依以建立的平等精神，还有什么美国人尚记在心里而未曾忘掉呢——而且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推其原因，就是因为两个阶级的存在——一个阶级是要劳动的，一个阶级是管制劳动的——前者是穷苦的，后者是富有的。凡是在那里所见得到的猖狂的破坏原

則和昭昭在目的不講公理，都是由二个階級的相對地位所產生出來的；並且這種地位不同的現象的最初產生及其能夠繼續維持下去的原因，就是由於現在的社会設施，而此種社会設施不管人的身力和心力怎樣不同，終必產生不平等的情形，將社会分成勞動者與勞動的主管者，且使後者統治前者。同樣的不公平的制度，不但盛行於英國，就是在法國以及歐洲的那些共和國里，甚至遍及整個世界，也就是這樣的。霸道與人類受奴役的情形，就是在美國的自由制度之下，還是這樣明顯的存在着，恐怕將來要更為深刻地迫令我們接受這一無可置辯的而且是勢不可遏的事實——無論是這些自由制度或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雖其目的均為予人類以平等權利，但在我們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都是不能付諸實踐的，亦是不能使其利益為大眾所普遍享有的。倘使只從本質上而不從名義上論事，奴隸的生活乃是勞動階級所注定了的命運，不管是在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定都是如此；不管是在那一國里，只要財產的分配，由於階級的差別而不均等，也一定是如此。

讓聯合王國的人民清醒一下，不要枉費力氣，只在他們一直是被迷住了的曇花泡影之後追逐；因為他們為着他們所要求的所謂政治權利而正在鬥爭的一切，即使是完全都得到了，亦不過是一個黑影——他們所能得到的，只不過是上蒼所早已就命定了的權利平等的偉大定律的一套官樣文章，而不能享有這一定律的精神。他們已有失敗了的前車可鑒，一個有史以來最開明和強大的共和國——它的政府形式是一切政治家們所願有的，亦是不列顛的受壓迫人民所視為好得超過他們所希望的——那里曉得那樣的堂堂大國，竟會如此無情凶狠，並置人權於不顧，甚至還要沉淪到英國本身之下，既無國君又無祭司，這樣已經有幾世紀了！

既然我們有了這些論據足以證明，無論在過去或現在的時候，

沒有一种政府的形式能够保証一国的人民可以享有一切的平等权利——就是沒有一种政府的形式,不管是共和的或君主的,能够保护生产阶级不受毫無用处的阶级的苛索和虐待的,或者保証生产阶级能够享有他們自己的勤劳成果的——那么我們必須采取什么計劃来推翻和毀灭那个吞沒我們的暗敌呢?

人类本应是生活在只有一种情况的社会里边的,亦即是与人共有共享的,这是上蒼的旨意,用不着什么辯論来証明的。倘使社会在現狀之下給我們带来的弊害与利益是相等的,我們也不能因此就作了推論,以为共有共享的原則,必須是有弊害与苦痛作伴的。要是說得更合理些,倘使手段变了,則其所达到的目的亦不同了,盖不同的手段当然要完全适应不同的目的,那么我們就可作出結論,說明我們并没有循着共有共享的道路进行,因为人是較易跟从錯了的,上蒼是不易領導錯了的。

权利平等是社会的真正灵魂;但是权利平等必須与义务平等并存。这就是平等的总体和实質。不錯,倘使我們安置三个人在一个荒島上面,并且每人为得公共的利益,各出了相等的劳动,同时也各得一等份的报酬,这样的共有共享是平等的,是有利于三人的。但是其中若有一人,或者是用强力,或者是用欺騙的方法,仍以一份的工作取得二份的产物,这一結合就不复是三人同享平等的利益的了。再使那一个人强迫同伴們給他二份的产物而却不拿出任何一点的劳动,那么就連平等与公正的影踪都立时消灭了;而且法律与規章也不能恢复权利的均衡了,除非它們能强迫命令那一个不劳而获的人,也要拿出劳动来換取他的股份,因为不平等的錯誤的癥結所在,就是各人所尽的义务与所得的报酬的不平衡。沒有一个主張权利平等的人是不主張义务平等的。倘使义务是不平等,或者同样的义务有了不同的报酬,那么这一公正原則就立时受

到侵犯了，同时权利平等的原则也是被毁灭了。

在一切所谓文明国家里，社会就这样地分成懒惰者与生产者，分成为什么事不做而得到双份的人和那些工作加倍而只获得一半份额的人。只要是这种地位不同和不平等情形准其存在的时候，当然权利，法律，和享受的不平等也将存在。我们姑且不管我们的社会何以会有了现在这样的状态。我们只管它在被发觉时就已如此，并且是可以改造和修正的就好了。为何有些人只做一份工作而应得二份报酬，甚至于不做什么而得四份报酬呢？一切国家的劳动阶级的过分辛劳，穷困，和苦痛，都是从这种最不公平和最狠毒的对于工作和报酬的分配方法而来的；而且我们一天不改变这种不公平由以产生和维持的社会设施，我们就一天不能得到拯救。无须任何论证的一般常识不是就告诉我们了么，倘使10个人要维持20个人，就比10个人只是维持他们自己要做费力更多或时间更长的工作？在看管者与被看管者之间，还能有什么权利平等之可言呢？现在无论所做的或所得的，都是不平等的，因为一方只是都給出去，一方只是都拿进来，一切不平等的实质和精神也在于此。

这并不像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说一样，以为只是因为社会现在是分成生产者与不生产者的缘故，所以这样的阶级划分是自然的或必然不可避免的。只要稍一考查怎样使有些人富有和某些人贫穷的种种原因，而且是怎样的使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在产生以后仍复继续维持下去，我们就会看清这一种的不平等，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智力和体力的不平等，而相反的，是因为否定了这种能力的不平等，同时可见这种的不平等与人的能力是不相干的——这种的不平等所以发生的原因，不是个人所能掌握或控制的，不管他的脑力和体力是优越的或低劣的。

倘使我們以为这种制度是优越的并合宜的，而且还要反抗一切的改善和变革，那样就是正符合了現在社会制度所扶植的愚昧無知和妄信一切。但是在那一塊現在的厚厚蒙面紗布拿开以后，那些能够看到将来光明和繁荣远景的人們，無論他們是在那里，决不会将現仍存在于世的蛮横邪恶，視為是这一位聖潔和完善的上蒼所要它永远存在的。

倘使面对現在制度的种种罪恶和过失的黑目录而仍要为現在的制度辯护的人們——倘使那些富有的并自命为世界上有地位和有势力的人們——都想不出别的制度，并且也不知道人的本性不是只供人奴役与侮辱的話，那么他們只知道他的才力的一半，而且是最坏的一半。对于这些人們，可怕的将是即将来到的暴風雨的爆發，它要使最强者低头，最高者在它前面倒下！

第二章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基本原则

我們要获得一切知識，目的在于要知道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而且这些原则的适当应用，乃是一切智慧的目的。在一切原则中，其最重要者，莫过于那些要影响社会和約束社会的原則了；可惜我們对于原則在探討上或了解上的疏忽，亦莫过于此了。現在社会的制度及其与此不能分开的偏狹教育，促使世人怀抱种种謬見——無論是关于他自己的，关于他的地位的和关于他与一切事物的关系的——使他既不能認識了自己的真面目，又不去想想还有什么崇高的命运在他所居留的地球上等待着他。

好像其他一切物体一样，人是受他所必須服从的某些原則或势力所管轄的；而且無論个人是生存在那一种情况之下，这种势力就会从那种情况里产生出来的。各色各样包圍着我們的制度，就标志着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动向的軌道；并且它是一世紀又一世紀地一再重复着罪恶和愚昧的复轍。社会的体系，好像太陽系一样，本来自身并没有多少扰乱的因素；而且这些同样制度的情况，不管是好是坏，都具有一种性質，就是对于要受其影响的人們，在行动和見解上，将予以一种一般的一致性。制度要影响人，而且人也更要影响制度。所以今天的貴族所想所做，几乎全像过去的貴族們所想所做一样；并且現在的工人階級，仍旧还俯伏在他們的压迫者面

前，吻着鞭打他们的手，正像工人阶级三千年来所做的一色一样。

整个世界的本身，所以已经选择了现在的社会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思想 and 行动方式，并不是因为这种制度是好的；同时也不是因为另一种制度是不好的，所以是被抛弃了的。人们对于好的或坏的一向都是盲目接受的，那里能分得清呢，凡是既来之的，就是都取之的。今天的我们，也是一色一样，对于一切原则和制度，只知唯命是听，推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对于它们也曾唯命是听的。虽然现在有了一个运动正在稳步迈进，但是大体上社会还没有一种内在的固有力量，立即就能改变一切行动和见解的方向，正像太阳系的行星一样，没有一种力量来改变它们的轨道。凡是人们的言论和追求有了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这一动向的促成，一定是由于许多扰动因素的累积，或者是由于一个已经是与日常情况断绝关系了的荒冢鬼怪的不受欢迎的巨掌的力量——他的行程专是循着一种特殊位置和情况的，所以是截然横跨一切并且与它属其中一部的全部是相冲突的。到了世事的潮流开始泛滥起来的时候，它就不管是好是坏，只好流到那里就算到那里了；并且这一行程总是照样不变，一直等到有了新势力和新扰动时才能改变方向。

在一切国家里边和一切政府形式之下，总是有一些人的思想是走在大众之前的，而且明明是与之对立的。他们是思想行进的先锋队——是对成见作战的最前线战士，亦是首先的牺牲者——而且他们虽然修好了一支通向知识，自由，和幸福的康庄大道，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工作，完全是靠他们自己的骸骨来铺好这条道路的。这些向着愚昧和专制的黑暗帝国进行的侵略者的事业，就使他们成为暴君和一切其他要维护盗窃来的势力和榨取来的横财的人们所特别害怕的对象；因此他们常常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狠毒迫害，到了除人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动物能够想

得出来和做得出来的程度。

当我们考虑到各种阻碍人类上进的情况时，我们就不会感到惊奇，何以人被人束缚而尚未得到解放。在专制政治之下，大多数的政府差不多都是专制的——真理和自由的知識进步得很慢；因为绞架与土牢，在统治者的眼里，好像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在一条命的牺牲并不为一般习俗所重视的地方。倘使那区区的几个统治者要想对他们自己所犯的血案加以一番洗刷的话，他们就制造墨黑的和可恨的谎话，蓄意迷惑大众，并且激动他们的情感和成见；同时那些不幸的和受奴役的人民，只能两眼对着苦痛，满口都是毁谤那一位已使他们得到光明与幸福的战士所指出的原则。他们还要受到教训，要将这位最前线的战士视同人类最凶恶的敌人一样；并且由于误信他是这样的人，他们还因他的失败而自鸣得意和因他的毁灭而狂欢极乐。这班统治者阶级的人还要高声大喊，“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这班已经受到迷惑了的被统治阶级的人们也都高声附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即使这位无所畏惧的真理战士偶免于难，也是无济于事。一切都是与他敌对的。大部份受压迫的人们，也就是最需要拯救的人们，大概都是文盲；而且用言语传播政治知识，就是在自命为享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里边，也是一种又慢又不安全的方法，正像用书本来传播一样。凡是身体已经受奴役了的，精神更是如此；因为宣教师所下的诅咒令，也是唯暴君之命是听的。一般无知无识的人，对于教士所执掌的来世命运，比暴君的现世暴虐，觉得更为可怕（因受教士“诅咒”以后，灵魂就不能上天堂了）。无论受压迫者或压迫者的心，从襁褓起一直到了成人的时候，都是扭曲入迷并且是受拘束了的；并且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陷入黑暗与奴役；并且那些简单真理，倘使在某一种情形之下，老早可以在一代的过程中就普遍知道和付诸实践